

2023年4月13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石会娟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亲作《河间府志》的序文 一位河间知府的深情告白

■赵华英

清乾隆年间的《河间府志》，在明清各版府志中，规模宏大、考证详实，至今仍是研究沧州各县市、河北阜城、山东宁津等地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这部四十五万字的府志，由三任河间知府合力而成，在地方志的编撰史上也算少见。

其中，河间知府杜甲还为这部地方志写了序文，字里行间无不饱含着他对于河间的不舍、对百姓的深厚感情。

上任之初建书院

杜甲来到河间，第一件大事便是修缮瀛州书院。

河间有两大书院——毛公书院和瀛州书院。毛公书院始建于元代，但只是县级书院，且位于城北三十里铺，较为偏远。瀛州书院为府级书院，始建于明代，但原址早已废弃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，瀛州书院被安置到河间府学文庙正殿明伦堂西侧的斋房中，空间狭小、学习不便。来到瀛州书院，杜

甲看到狭窄破败的屋舍，不禁叹息：“斋房岂能当成生员学习的场所？”

杜甲意识到书院作为培育人材之地，自己身为一地知府，对修好书院一事“责不敢弛”，是难能可贵的。来河间后的第二年，杜甲上书朝廷，申请在别处另建书院。得到批准后，于春天挑选地点，购置材料，聘请工匠。建书院共需银钱1855两，杜甲带头捐银125两，各县主官、学者纷纷捐钱，最后由知

县邹云城亲自督办，三个月即告竣工。

建成后的瀛州书院设有讲堂，设有供奉董仲舒的董子祠、供奉毛萇的毛公祠，读书房、藏书房、厨房等一应俱全，还有供师生游乐的池塘、草亭等休憩景点。

杜甲还亲自撰写《瀛州书院碑记》，树碑记事，感叹河间“一郡之大”，必须有一个像模像样的书院，作为培育人才的“养士造士”之地，可以一輩輩地传承下去。

河间文士赋诗送行

杜甲为《河间府志》所作的序文，并非简单的地方风物介绍，而是一位知府感人肺腑的离任感言。

史志资料记载，杜甲是在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冬致仕（即退休），序文中杜甲自述是在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上疏辞官，这其中，从向朝廷上疏要求辞官回家养老，再到实际从河间离任，应有一段不短的空窗期。这期间，正如杜甲在序文中所述，河间府城的士绅官员纷纷为杜甲送行，表达不舍之意，甚至由此衍生出一本“送行诗集”来。

这本送行诗集名为《送杜补堂太守归广陵》，“补堂”是杜甲的字，“太守”为知府的美称，“广陵”为杜甲家乡扬州的“古称”，诗集由河间府名人戈涛作序。

戈涛是河间府献县人，乾隆十六年的进士，官至监察御史，以诗为名，与纪昀等六人被称为“河间七子”，对家乡感情颇深，与知府杜甲应多有来往。在这篇诗序中，戈涛对杜甲评价很高。

他写道，杜知府来到河间对百姓惠爱关心，勤廉劳苦的功绩，不可一一尽数，最让人敬重的，是他崇文重教之举。河间府本来没有书院，有之，自杜公始也。瀛州书院的厅堂、凉亭、池塘，都是杜知府亲自营造；补贴师生的津贴是杜知府多方筹集，老师是他礼聘而来，书院中奉祀的毛萇、董仲舒等大儒，也是他亲自审定，如今河间府的士绅能够在此安心读书，能够与毛萇、董仲舒两位大儒比邻而坐，实在是沾杜知府的光呀！

杜甲离任之时，瀛州书院的70多位学生自发为杜甲建起牌位，奉祀于讲堂之上，又纷纷作诗相送，并邀请戈涛为诗集作序，这才有了这本“送行诗集”。

编撰的一波三折

这部《河间府志》的编撰，虽一波三折，但最终由三任知府合力完成。

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，河间知府王检主持纂修，此事刚刚开始，王检却离任了。继任知府杜甲继续编撰工作。数月后脱稿，不知何故并未刊行。

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冬，杜甲又聘请“江南才子”黄文莲重为考证补订。等到成

书之时，杜甲又辞官回家，最终由继任的河间知府达明主持刊刻印行。

从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六月来河间，再到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离任。清代笔记集《扬州画舫录》记载了杜甲在河间的主要事迹，“立书院，修献王旧封，平魏闾祖坟，毁肃宁福田寺香火院”，这些事迹，大多在河间地方志资料中有所体现。“立书院”当然

是指修建瀛州书院，“修献王旧封”当指杜甲指派人修缮献县东十里的“河间献王墓”和祭祀的“献王庙”。

除此之外，《扬州画舫录》还记载杜甲绑缚竹筏救助景州（今景县，原属河间府）水灾，在辖境寻找一位明代殉国总兵卜楚善的墓，可见这位河间知府的正直与骨气。

离任之时更觉不舍

杜甲离任前，《河间府志》的编撰者黄文莲找到他，没有送行的话语，却说起《府志》来：“这本书就要刊印于世了，您也与我作一篇序吧？”

杜甲笑着对黄文莲说：“我就要辞官归乡了，人都要隐居了，还写什么序文？”话虽然这样说，但看着自己亲自参与编撰的府志，他决定写点东西。

在这篇序文中，杜甲深情地写到了他与河间的缘分：转眼之间，我来到河间已经7年了。但凡府境之内的属邑、城郭，我要么去过一次，要么去过两三次，各地风土景物之美丽或朴实，百姓财物之增加或者减少，人情风尚之丰盛或俭约、强悍或柔和，我都一一看在眼里、记在心上。当见到各地的贤士、大夫，没有一次不是以礼相待、尊崇请教，河间府的文士慕名找到官署，与我谈诗论事的不在少数。

想起我亲手修建的瀛州书院，曾挑选刻苦聪颖的生员，给他们讲课一个月后再一起谈论经典，那些热烈如火的日子如在眼前。忽而又想起公务闲暇之时，与属员一起到乡村访民间情的时光；每每见到老人或者幼童，常常招呼他们一起说话，乡亲们看到我身着官服，开始还觉得害怕，然而马上就说说笑笑，“狎习欣然如家人”。想想我为官30年，所至之地甚多，唯独在河间的日子最为惬意开

心。

杜甲的父亲曾任河间府之吴桥县令，杜甲年少之时曾在吴桥生活，河间府名人戈涛评价说，杜甲到河间府任职，见那人倍感亲切，“殷然有故旧之义”。

在序文中，杜甲深情写道：小时候在吴桥生活时的官署室堂如在眼前，有时偶遇故人，每每攀谈良久，徘徊不忍离去。想想自己在河间任职7年，没有什么善政功绩，很多朋友已然年老，心中很是惭愧。让人感动的是，面对一个即将离任的知府，河间府的各界人士没有漠然相待，而是朝夕探访我，有的在我的寓舍之外比肩而立，赠送酒食送行的朋友络绎不绝，我有什么理由得到如此的待遇呀！

或许，不是因为我在河间待得太久，而是情意相亲的缘故呀。“如云之行空，如风

之掠水”，回首过去的日子，已经不能挽留了。想想自己待过的地方，如通州如宁波如绍兴，离任时皆有不舍，而在河间这种感觉尤其强烈。静思之后，忽觉怅然若失、情不能已。

如今，几番修订之后的《河间府志》即将刊行，而我却要罢官归去。翻开《府志》，河间的风土民物、人情习尚，与诸位贤士、儒生的交往，桩桩件件，无一不在心中；千百年来的典章文物，无论从史传中援引，还是从传闻中采集，自己曾经手披目检，字字句句都有感情，如果这些资料能对保存河间古郡的历史有所帮助，我心中足以宽慰了。

